



秋雨敲窗

黄跃华

我爱秋雨,秋雨最温柔,像大姑娘手中的绣花针,上上下下不停地翻飞,一会儿绣出奶奶门前柿子树上的红灯笼,一会儿绣出了父母承包地里的金地毯。它从远处默默飘过来,温柔而又沉稳,尽兴又不夸张,如万条银丝织成一道道美丽的珠帘,风一吹,雨帘斜了,像一根根丝线奔向人们。我们在秋雨中打枣拾穗、捉鱼掏蟹、放牛嬉闹,欢乐陪伴着整个童年。

16岁那年,我出远门求学,母亲送我到码头。秋雨蒙蒙,船开远了,母亲还在雨中向我摇手,摇着摇着,母亲消失在我的视线中。第一次离开母亲,连绵的秋雨总是带着我的思绪,要飞到几百公里外,飞到母亲身旁。往日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忙碌个不停,下雨出不了工,母亲就抓紧干自家的农活,披一件雨衣,下田薅草、理沟排水、给山芋理藤、给芋头壅土。暮色降临,母亲扛着一捆

湿漉漉的山芋藤或玉米叶回来,脸上写满疲惫。

人在异乡时,望着窗外的雨,一个个镜头在脑中显现。上了初中,母亲特意给我买了个饭盒带午饭,天凉了,母亲特意要给饭盒做个“棉袄”。母亲干农活是好把式,但不会做针线活,小小的银针在母亲手里像有千斤重,怎么也不听使唤,缝出的针脚歪歪扭扭,像蜈蚣脚,一不小心,扎破了手,鲜血流出来,一直淌到凳子上。我看着母亲手上的血,泪水就不禁悄悄流下来。

毕业后在城里安家,我在小院子里种了两棵芭蕉,秋雨淅沥,雨打芭蕉,泡一杯茶,凝心静坐,雨打芭蕉,凭窗听雨,听出了人生的万般滋味。“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这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矫情,这是“天青色惹了烟雨,浓墨翠绿惹了相思”的青涩,这是“红

尘陌上,徒留秋殇满地;一叶知秋,践约着一场离歌”的多情。如今,一切都已回不去了。秋的风,秋的雨,告诉我已经到了爱回忆的年纪,我也情不自禁应和着秋风秋雨的提示,想着家乡的河与垛、人和事,心中泛起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六年前,也是一个阴雨连绵的秋日,接到母亲生病的电话,我立即赶到医院。母亲身体一直很好,从乡办厂退休后又去一家民营企业打工,直到77岁查出癌症。回家的车上,雨点“滴答滴答”打在车窗上,透过车窗我都能感受到了外面的寒意,心里十分不安。

母亲不识字,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手术后能下床走路便要回家。她说这雨下个不停,花生地要赶紧排水,花生一怕旱二怕涝,水排不掉会长芽,就不能吃了;地里的草要赶快拔掉,特别是稻田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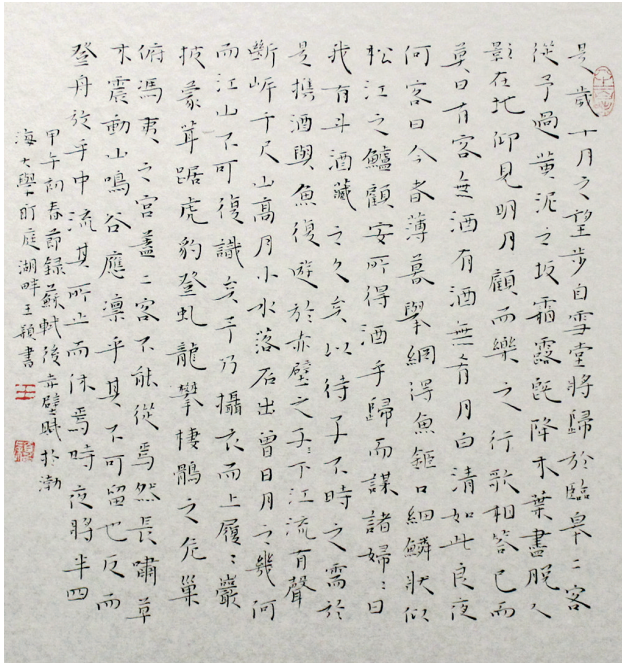
稗草,三棵草一把籽,来年就是一大片;韭菜该割最后一刀了,头刀韭菜二刀肉,尾刀韭菜吃不够;芋头得赶紧壅土,雨水一冲,根部的土流失了,结出的芋头又小又硬;还有玉米地,墒口太浅,玉米淹上一天叶子就发黄,长不出大穗,籽粒又少又瘪……

我劝母亲静养,不要太劳心,母亲愁眉苦脸说,这样老闲在医院,没病也会闲出病来。

我无法说动母亲,只是默默地看着外面下着的雨,雨丝

像无数颗晶莹的泪珠滑落在花叶上,一簇一簇沾满秋雨的花朵压弯树枝,几朵桂花已经开始凋谢,花池里的残荷也开始飘零。雨点敲打窗户,我听到了岁月的流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都随着雨水流淌在心头,将手伸出窗外,雨滴从指缝间滑落,一如时间的流逝,化作一行深深的感慨。

母亲最终还是走了,母亲走后的四年间我常常夜不能寐,每当夜深人静、雨打窗棂时,我常常看到母亲那熟悉的身影。



录《后赤壁赋》(书法)

王颖

赴约的春光

◆朱蓉

春来了,安静自然。

所有的日子都有了光和暖。窗外,鸟儿唧唧又啾啾,乐成一片,唤醒了冬眠的心。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这邀请是从鸟鸣开始的。阳光已爬到屋子里,扑在脸上,暖洋洋的,如温暖的大手摩挲着。

仰望天空,湛蓝湛蓝的,镜子般明净,若天空有城,绝不容一丝车马喧嚣。冬日里片片黄叶随风飘落,融入树根,化为沃土,让灰色的枝杈重新抽出鲜活的嫩芽。饱览世间坎坷的它们又回到了不谙世事的年幼,在风中轻轻摇摆着,不知人间忧欢。还有几片枯叶,在春风中舞动着,将生命里的最后一份激情释放,一场雨便让它们融入黑土,化作枝头新的绿芽。铁栅栏上不知何时缠绕着青翠的藤蔓。鸟儿站在上面,亮着歌喉,唱的是一派春光明媚。阳光的影子在翠叶间跳动,发出晶莹的光,让心轻轻荡漾。微风徐徐拂过,空气充满春天的气息,清新、恬淡。

梅俏立在瘦瘦的枝头。朵,清心淡雅团玉娇羞;叶,似杨柳堆烟里衔泥的春燕;瓣,白里透着粉红,润滑透明。陪伴它们的还有几株

桃花,前几日还是一簇簇的花骨朵儿,好似一夜之间就笑靥怒放了,深红的粉色的,娇嫩水灵。树下的长椅上依偎着一对老年夫妇,老人偶尔低声交谈着,两双青筋突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知是衣衫映红了桃花还是桃花染红了脸庞,饱经风霜的脸上竟然平添了几分动人的美丽。

星星点点的黄跃入眼帘,是迎春花呀!那些大胆的、俏皮的已经迎风怒放,朵朵嫩黄挂在还未长出叶片的枝头上,远远望去,一串串,一团团,像鹅黄色的绒球。那害羞的、内敛的,正捂着脸从指缝里偷看我,然后笑了。

小野花们也一齐展开笑颜,白的、紫的、粉的……虽没有桃花的媚、迎春花的娇、梅花的艳,可它们不管不顾,尽情绽放出最美的模样。一如我们的人生态度,在苦乐参半的岁月里,自信,阳光,做最好的自己。

沿着河边大道缓缓走,长眠了一冬的小镇复苏了,醒来了,一切皆是生机盎然。和煦光照,微风带暖,吹得人脸上满是轻快与愉悦。在酣梦中小草轻揉着惺忪的眼,探出脑袋,东瞅瞅,西望望,不经意与和煦的阳光

撞了个满怀。

柳树已着新妆,长出了绿色的小嫩芽,随风飘舞,如烟缥缈。小时候我在乡下,放学后不回家,到河边折些杨柳再插几朵野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迎着风在乡间小路上撒开脚丫子奔跑,春在我们头上摇曳。我常玩着忘记时间,总是免不了大人的一顿责骂:“魂丢外面了!”我低着头不言语,心里可是偷着乐:是呀,魂丢了,丢在田野里,丢在春风里,丢在花草间了。

不远处,一些老人做体操、打太极,伴着音乐,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布满皱纹的脸上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八角亭里有人再练嗓子,咿咿呀呀的唱腔婉转好听,那声调,温柔地浸润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咦,怎不见蜜蜂、燕子、蝴蝶……这些可爱的小东西,整个冬季销声匿迹,现在干嘛?兴许是在赶赴春天的路上吧,我得坐在树下耐心地等着。一条狗不知打哪儿来,在我脚边转悠着,还不时地摇着尾巴“旺旺”地叫唤。是和我打招呼吗?还是我衣上沾染的缠缠绵绵的花香吸引了它?春光灿烂真好!这样想着,我的嘴角莞尔,时光也慢了下来。

她们也曾是娇娘

◆毛恒锅

几盅杜康下肚，
沿河随处晃荡。
遥见霓虹翻滚，
歌舞夺目牵肠。
暖风化凝云，
烈酒泡老姜。
多年沉沦开启，
迸发爱美情商。
心跳加速，
手足滚烫。
像一群燕雀，
尽情吟唱。
似一组音符，
投影乐章。
茉莉芬芳勾魂魄，
拉丁摩登闹西洋。
半醒半醉，
且摇且晃。
曲终，
灯亮。

亭现旧貌，
人还原妆。
闭月羞花何处去？
职场宿将堪惆怅。
老妈老爹喘粗气，
满脸沟坎流秋霜。
正想起驾回府，
一辆摩托把尘扬。
骑手称赞老人可爱，
后座嘀咕八怪模样，
我欲斥出言不逊者，
早有舞者回怼声响。
扬州八怪誉满中外，
咱们老人缘何不浪？
不怪就是落土，
肯怪才是敢靓！
细雨绵绵来，
秋风阵阵凉。
老夫一夜梦咤：
她们也曾是娇娘！